

# 评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

王希亮

---

---

**内容提要** 从 80 年代初开始,日本掀起了一股否认战争责任、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赔偿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。到 90 年代,这股逆流越发泛滥,并同日本政府、议会、执政党的部分高官、财界人士及右翼势力沆瀣一气,形成了一股在不同程度上干预朝政、影响民众、改写历史的政治力量。本文从历史修正主义产生的政治社会背景切题,评述了各历史修正主义团伙、派别的理论观点及其实质,揭示其在各类社会活动中的表演,进而把历史修正主义的真实嘴脸暴露在读者面前。

**关键词** 日本 战争责任 历史修正主义

---

---
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,随着国际形势的变换和日本国内政治、经济、文化教育等因素的作用,一股以否定侵略战争为基本特征的历史修正主义潮流开始抬头,进入 90 年代,这股潮流愈现泛滥,大有咄咄逼人、干预朝政、影响民众、改写历史之势。本文拟就日本当代历史修正主义形成的原因、理论观点及活动概况分析如下。

—

从 80 年代兴起的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,到了 90 年代后已呈现出—股不可低估的强硬态势,究其原因,不能不说战后以来,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长期搁置,逐渐形成了历史修正主义萌发的

土壤;更直接的原因,还在于80年代以来日本政治的急速右倾化。1982年6月,日本审定的教科书将“侵略”改为“进出”,引起世界舆论的严重关注和批判。当年7月,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:“在推进与亚洲近邻诸国友好、亲善的同时,充分听取其批判,政府有责任纠正(教科书问题)。”<sup>①</sup>就在这一年11月,中曾根康弘上台组阁,立即抛出“战后政治总决算”的口号,主张“总决算”战后以来的“经济主义政治”,促进“国际国家日本的形成”<sup>②</sup>,还提出“日本列岛不沉航空母舰说”。1985年7月,在自民党轻井泽座谈会上,中曾根首次提出“东京审判史观”这一概念,称“日本战后受到太平洋战争史观和东京审判史观的毒害”。接着,他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也狂言,“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的根子在于东京审判”。<sup>③</sup>1985年8月15日,中曾根公然以“总理大臣”的名义参拜了靖国神社,成为战后开此先河的第一人。在中曾根任上,日本的防卫开支第一次突破GNP1%的限界。此外,他还积极推进“教育改革”,要求着眼于“转变国民意识”,“日本人必须达到自信和具有民族自豪感”,“造就新的具有自信心的日本人”<sup>④</sup>等。

这以后,接替中曾根组阁的自民党政权,几乎毫无例外地继承和“发扬”了中曾根的新保守主义路线,加速了日本政治、军事大国化的步伐,诸如通过PKO法案,“安保新定义”,“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”制定,“周边事态法”及相关法案出台,国歌、国旗法制化,以修宪为目的的宪法调查会成立等等。

然而,新保守主义路线的制定和推行并没能解决日本国内堆

① 吉田裕:《现代历史学与战争责任》,青木书店1997版,第224页。

② 世界和平研究所:《中曾根内阁史》,世界和平研究所1995年11月,第31页。

③ 五十岚武士、北冈伸一:《争论 东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》,筑地书馆,第184页。

④ 倍利:《日本的问题》(中译本),台湾金禾出版社1996版,第107—108页。

积如山的问题。冷战结束后,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,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破灭,国内经济长达10余年徘徊不前,甚至出现负增长。倒产、被兼并现象与日俱增,金融业破绽百出,证券市场持续低迷。政治家、官僚腐败案件屡出不鲜,失业率增高,社会犯罪、尤其是青少年犯罪连连突破战后最高记录,社会的不安定带来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……

日本列岛上空弥漫着令政府和政治家们颇感头痛的阴云。也许正鉴于此,日本政治家们频频抛出日本改造计划,诸如小泽一郎的《改造日本计划》,石原慎太郎的《战胜日本》,中曾根的《构筑新日本的思想》(合著)等等。这些政治家们所配置的药方尽管各有千秋,但是,有一点却是一致的,这就是“恢复日本‘普通国家’的面目”(小泽一郎),呼吁国民“团结一致”对“国益进行再定义”,“必须具备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”(石原)<sup>①</sup>等等。一句话,就是意在把国民的视线从国内转向国外,把国民的不满、不安定情绪引导到国家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上。

所以,90年代以来,日本政界不断有各类人物登台表演,散布大东亚战争肯定论,美化侵略战争,否认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。排除那些由于历史的渊源,战后以来就一直否认战争责任的老保守派、老右派政治家,战后一代的“失言大臣”、“失言政治家”也屡出不鲜。值得注意的是,他们的谬说中贯穿始终的是反“自虐史观”,反“反日史观”,反“暗黑史观”,其根本意图在于重新装扮日本的国际形象,否认日本历史上的一切罪恶,从而激励和恢复日本国民的“自豪”、“自信”,重振“大和民族”昔日的“雄风”。90年代大加泛滥的历史修正主义逆流,正是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作为滋生的温

① 小泽一郎:《日本改造计划》(讲谈社1993年版);石原慎太郎:《胜つ日本》,文艺春秋社2001年2月版。

床,明确打出反“自虐史观”的旗号,藉以蛊惑人心,把低落、困惑、徘徊的国民情绪转移到新国家主义的轨道。综观 90 年代冒出的历史修正主义各类社团无一不是以此作为出发点,又是以此作为他们炮制理论、著书立说、集会讲演的原动力。诸如以藤冈信胜为代表的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”(以下简称“自研会”),1995 年 7 月组建,他们攻击现行的历史教科书全是“伤害日本人自豪感”的“自虐史观”、“断罪史观”、“暗黑史观”,是“培养自虐、反日的日本人”,“以这样的教科书教育学生,日本国家不久就要腐蚀、挫灭、溶解和解体”。<sup>①</sup>所以,他们对历史的解释是,必须站在“日本的立场上”,站在“日本国益的立场上”,“以自国生存权和国益追求权为出发点”<sup>②</sup>,来分析、研究和判断战争的性质。结果,在他们的笔下,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是“没有战争意图的军事行动”,是“正当的”;东京审判是“复仇剧”、是“违法”;南京大屠杀是“虚构”;东条英机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是“自卫战争”;松井石根是“日中友好论者”等等。<sup>③</sup>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(以下简称“编纂会”)干将之一的小林善纪,继漫画《战争论》后,最近又抛出《台湾论》,恶毒污蔑台湾从军慰安妇,公然鼓吹台湾独立,激起海内外及两岸华人的极大义愤。他在作品中反反复复公开宣扬“大和民族的傲骨精神”、“大和民族的傲慢主义”和“傲骨精神宣言”等,毫不掩饰地道出历史修正主义篡改历史的真实目的所在。

① 藤冈信胜:《污辱の近现代史》,德间书店 1996 版,第 30 页。

② 藤冈信胜:《教科书が教えない历史》第一卷开头部分,产经新闻社 1996 年 8 月版。

③ 同上。

## 二

为了彻底推翻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结论, 否认侵略战争带给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巨大灾难, 拒绝战争反省和谢罪, 历史修正主义炮制了一系列荒谬绝伦的理论, 而且初步形成了体系。其特点是站在旧军国主义和新国家主义的立场上, 从国际法、国际政治学、国际关系学、地域学以及历史学的不同角度攻击东京审判, 认为战后历史学始终受着“东京审判史观”和“共产国际史观”(又称马列主义史观)的束缚, 所以, 战后历史教科书始终贯穿着“自虐”、“反日”、“暗黑”的历史, 其结果是“培养反日的日本人”(藤冈语)。在此基础上, 他们抛出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论说。一是英美同罪论。最典型的代表作是1995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的《以历史为教训, 重申和平之决心》, 把日本的侵略战争行径列入“世界近代史中出现过的许许多多殖民地统治及侵略行为”之中, 这也是历史修正主义利用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之一。二是自卫战争论。重弹旧军国主义分子“ABCD包围圈”的老调, 把对外侵略战争说成是为了日本国家安全而不得已的“自卫战争”。三是解放战争说。即宣扬“大东亚战争”是“从亚洲驱逐白种人”, “使亚洲获得独立和解放”等等。以上三个谬说是历史修正主义最基本的理论观点。但因为历史修正主义的团伙有别, 其各自的主张和“主攻方向”又略有异同, 以下分别述之。

### (一)“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”及其“教育改革”主张

以藤冈为代表的“自研会”是以初高中历史或社会科教师为主组成的。它的宗旨是主张改革日本的历史科教育, 彻底扭转教科书中的“反日”、“自虐”倾向。在历史意识上, 他们把美化“大东亚战争”的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和“只对日本断罪的东京审判史观”

都斥为“片面”，似乎摆出一副“不偏不倚”的姿态，然而，只要剖析其对历史事件的“见解”，结论也就明了了。

1. 国益至上原则。藤冈称，“因为我们是日本人，当然要首先站在日本国益和日本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，所以，必须明确地把本国的生存权和国益追求权作为出发点”。<sup>①</sup>正是“从国益追求权”的立场出发，藤冈津津乐道日本强迫朝鲜开港是“采用了贝利同样的方法，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自主外交交涉”。<sup>②</sup>对日俄之间争夺中国东北的不义战争，藤冈定义为，“新生的年青国家日本，拼死力抗衡世界一流的军事大国俄国，并将其打败，乃是伟大的祖国防卫战争”。<sup>③</sup>依同样的“推理”，藤冈从日本的地理位置考虑，认为“为了日本的国益，必须确保朝鲜半岛”，所以，中日甲午战争也是“祖国防卫战争”。可见，藤冈氏研究历史事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紧紧围绕着“日本的立场”和“日本的国益”，至于其他国家的国益和民族的权益则不在他的视点之内了。

2. 战略性思考原则。藤冈认为，日俄战争后，因为美国敌视日本的政策，日本在战略选择上走了一段“曲折的道路”，但是，为了“日本的国益”，“不得已走向毁灭的大东亚战争”。为此，他提出一个“战略思考原则”，主张要“重视国际环境”，强调“理性的批判的过程”。在他制定的教科书编写三原则中，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分析“日本在国际环境的包围中是怎样走的，应该是鲜明地描绘出其曲折的历史，在外压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本以什么样的战略对

① 藤冈信胜：《教科书が教えない历史》〈第一卷开头语〉。

② 藤冈信胜：《教科书が教えない历史》；贝利为首次驶进日本海域的美海军舰长，“贝利方法”指用武力强迫日本开港，日本史称“黑船事件”，笔者按。

③ 藤冈信胜：《世界史のなかの日露戦争への道案内》载《近现代史の授业改革》第2号。

应”。<sup>①</sup>他认为,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“战略思考”是日俄战争,由于英国给日本一个“最适合的战略环境”,从而,“幕末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全部得到解决”。日俄战争后,日本“在原理上选择了错误的战略”,但那是因为“美国对日舆论的决定性恶化”。日本为了打破“ABCD包围圈”,为了保卫自己的南方“生命线”,才“不得已与美国开战”,所以,“大东亚战争”也是“自卫战争”。藤冈及“自研会”成员就是按着这种荒唐的“战略思考原则”来启发学生们学习历史。如把“大东亚战争能够避免吗?”这样的命题发给学生,再有选择、有目的的把日本的“生命线论”,“美国逼迫论”,中国的“排日”、“反日”等资料发给学生,“启发”学生们一步步按着他们的“战略思考”,来得出“自卫战争”的结论。所以,藤冈的“战略思考”具有“把日本发动的战争正当化的意义”。<sup>②</sup>也是“自由主义史观重要的构成要素”。<sup>③</sup>

3. 历史真实相对说。在如何认识日本军队非人道的战争犯罪问题上,藤冈及“自研会”成员完全站在战争罪行否定派的立场上,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,否认从军慰安妇的强制性。然而,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,是任何人也无力抹杀掉的,身为东京大学教授的藤冈应该心知肚明,但他却炮制一个“历史真实相对说”,声称:“历史中的真实只是相对的,对于社会上有争议的事情不能片面地教给学生,要让学生们自由地思考,去讨论双方的意见,这才是历史教学的方法”,“只片面地讲授日本的加害,使之产生对日本人的厌嫌感,夺去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,这就是‘自虐’史

① 藤冈信胜:《污辱の近现代史》,第221页。

② 吉田裕:《现代历史学と战争责任》,第244页。

③ 奈良历史研究会:《战后历史学と自由主义史观》,青木书店1997年版,第115页。

观,作为讲授的中心,应该是日本人引为自豪的历史”<sup>①</sup>，“即使是依据事实,也要从形成国民自豪的视点去讲授历史的多面性”。<sup>②</sup>对此,有日本学者对藤冈氏提出质疑,指出藤冈氏的历史教学“不是(向学生们传授)学问性真理,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,即培养从属于国家政策的国民”。<sup>③</sup>藤冈氏“历史教育的重点不是追求真理,不过是教化国民罢了”。<sup>④</sup>另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抨击藤冈的谬说是“充分夸耀大日本帝国历史的积极面”,旨在“提高日本国民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”。<sup>⑤</sup>

## (二)“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”与《国民的历史》

“编纂会”于1996年12月2日发表创立声明,正式成立于1997年1月30日,会长为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,副会长藤冈信胜、涛川荣太(后藤冈、涛川改任顾问,副会长由明星大学教授高桥史朗担任),其成员除教育界人士外,还包括作家、记者、评论家、画家以及日本大型企业、财界的头面人物,办有会刊《史》,拥有会员7000余人,号称万人,在全国设有49个支部,是历史修正主义团伙中最大的一支派别。该会在创立声明及《趣意书》中称,“近年来,历史教育的谬误不仅未得到纠正,相反越来越陷入歪曲混迷的状态,甚至将日清、日俄战争都视为侵略亚洲的战争,证据不充分的从军慰安妇强制说也被收入教科书中……使日本人失去自身历史的意义”;“本会旨在致力于恢复本国的历史,编撰具有良知

① 松岛荣一、城丸章夫:《自由主义史观の病理》,大月书店1997年版,第251页。

② 《读卖新闻》,1997年2月27日第9版。

③ 前引《自由主义史观の病理》,第78页。

④ 永原庆二:《国民の自国史象と历史学、历史教学》,载《历史科学》148号,1997年3月。

⑤ 土屋武志:《历史教育をとりまくナショナリズム论》,载《战后历史学と自由主义史观》,第178页。



的,能传给下一代自信的历史教科书”;“为了21世纪的日本孩子们,我们决意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,从根本上改革历史教育”;“战后的历史教育,是让日本人忘掉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,失去日本人的自豪,特别是置日本子子孙孙于持续谢罪、如同罪人一般的命运”。<sup>①</sup>

“编纂会”成立后,其社会活动远远超过学术范围。他们除了戴两副有色眼镜,即“自虐史观”和“暗黑史观”来认识历史外,能够提出的“理论观点”大体如下:

1. 民族差别观和人种战争说。“编纂会”及其成员在各种场合都忘不了反复强调日本民族的“优秀”,比亚洲近邻任何国家都具有“优秀的传统”,是“亚洲唯一维持独立的国家”。在它的《趣意书》中就这样声称,“日本从古代就蕴育了文明,蕴育了独自的传统,日本在任何时代都与世界的先进文明合拍”,“我们的父母、祖先就是这样毫不松懈的努力,才有今天世界上最安全、富裕的日本”。在西尾干二所著的《国民的历史》一书中,更是毫不掩饰地阐发了这个观点,竟然毫无根据地把日本的绳文文明上溯到1万多年前,又称日本的绳文文明“要比世界四大文明还要悠久”。<sup>②</sup>副会长高桥也著文称,日本就是靠“大东亚战争”,才“从欧美5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支配中解脱出来”。<sup>③</sup>此语令日本学界瞠目结舌。因为,从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19世纪算起,迄今充其量不过100多年,只有把哥伦布航海时代也计数之内,才能凑上高桥的500年之说。

1982年教科书事件后,日本政府考虑到教科书的国际影响问

① 《周刊金曜日》,1996年12月3日号。

② 西尾干二:《国民の历史》,产经新闻社1999年版,第64页。

③ 高桥史朗:《SAPIO》1995年7月26日号。

题,在审定教科书条例中附加一项“近邻诸国条款”,表示要慎重对待曾被侵略、蹂躏的亚洲诸国的意见。为此,“编纂会”大为不满,认为“近邻诸国条款”是教科书问题的“诸恶之源”,特发表声明称,“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独自的历史,有着不同的历史意识,我国的历史认识如果同民族主义刚刚兴起的近邻诸国接近,只能给我国带来屈服(帝国主义)的结果”。<sup>①</sup>从中我们可以品味出“编纂会”根本没把亚洲诸国放在眼里的“大和民族的孤傲”。

和“自研会”的观点类似,西尾认为,日俄战争后,美国对黄种人日本的胜利“抱有拒绝的感情”,所以,是“美国首先把日本当作假想敌国”,日美战争是“侵略国家美国继西部开放的印地安扫荡战,菲律宾征服战之后,白种人征服黄种人的战争延长线”。所以,日美战争的责任是六四开或七三开,即美国应负六分或七分的责任。<sup>②</sup>

对日俄战争,西尾同藤冈的认识相同,在二人共著的《国民的油断》一书中,把日本的胜利归结为“扼制沙皇南侵的亚洲人种的胜利”;俄国“野蛮、非文明、且持有武力,日本为了自存自立,必须面对重大的局面”,“必须孤立地对应所有的野蛮”。<sup>③</sup>有学者认为,西尾鼓吹人种战争、民族差别的实质是“把国民的注意力引导到美化民族的历史”,是“着眼于进行民族净化的战争”,是一种“已经超过警戒线的民族净化史观”。<sup>④</sup>

2. 战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说。2001年3月,由“编纂会”编写,扶桑社出版的两册教科书内容被披露出来,内容荒唐反动,受

① 《产经新闻》1997年6月27日。

② 《产经新闻》1997年6月27日。

③ 西尾干二、藤冈信胜:《国民の油断》,PHP研究所1996年版,第236页。

④ 高桥哲哉:《战后责任论》,讲谈社1999年版,第121—122页。

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和批判。“编纂会”甚为不满，出面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。西尾在会上称，“战争根本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说，与道德也毫无关系，不能讲是日本正确，还是美国正确”，“战争虽然是悲剧，但是碍难区分善恶”，（战争）是“国家与国家之间国益冲突的结果，用政治不能解决，最终手段就是战争，当时的日本不能选择与美国不战而败的道路”，所以，“日美战争是必然的结果”，因为美国“封锁威胁了日本”。西尾接着称，“编纂会”编写的教科书“绝不能下侵略战争这个定义，随随便便使用（侵略）这个词是恶作剧般的感情论”，因此，我们的教科书用了“所谓侵略战争这个概念”。<sup>①</sup>在记者招待会上，西尾还大谈“解放战争论”，认为“大东亚战争”的结果，“使印度、缅甸、菲律宾、越南、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独立”，“彻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版图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，是历史的足迹”。<sup>②</sup>

顺便提及的是，西尾的战争无正义和非正义之说也编进了“新”历史教科书中，只是在审查后删除。

3.“战争犯罪不只是日本”、“战胜国也是军国主义”。在上述的记者招待会上，西尾还就战争犯罪问题大发了一番议论，他先是承认“日本也许确实有战争犯罪，但是，在日本的历史上既没有人种灭绝，也没有大屠杀，不仅如此，我们编写的教科书中，还要指明日本与德国结盟之际，曾提出反对人种差别的方针，还要告诉学生们，（日本）曾帮助过犹太人”。接着，他提出，“在战争中没有任何国家不犯有战争犯罪，战胜国也不例外”。<sup>③</sup>数年前，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曾邀请西尾到会报告（后来形成《大东亚战争的总括》

① “编纂会”编：《新しい教科書誕生》，PHP研究所2000年版，第26—27页。

② 前引《新しい教科書誕生》，第27页。

③ 《新しい教科書誕生》，第28页。

一书),西尾先是笼统地承认,日本的战争犯罪“如虐待俘虏啦,不当的逮捕民间人啦,无差别轰炸啦等,在通例的概念上,把这些称作战争犯罪”,但是,“战争犯罪不只是日本,战胜国也不例外……任何国家只要参加战争就会有战争犯罪,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就是明显的战争犯罪,可是美国作为整体而言不是犯罪国家,只是偶尔或有时做过犯罪事情的国家”,“战争中的日本也不是犯罪国家,不过是做过犯罪事情的国家,这种犯罪也是因为场合而不得已的”。<sup>①</sup>可见,西尾的“战争犯罪观”不过是人人有份,半斤八两。按此解说,当然也就不该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了。

西尾还有一个理论,即“军国主义不是败战国的属性”,“美国、英国都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”,“侵略战争不是败战国历史中特有的东西”,“如果说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是罪恶的话,如果不正视战胜国的动机之恶,从这个地球上消灭‘恶’的理想就必然破灭”。所以,“我们必须明白,战胜国也好,战败国也好,现在完全是对等的”。<sup>②</sup>

1999年,西尾推出一部大部头的专著《国民的历史》,上至日本的远古神话,下至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,洋洋800余页,据说已发行60余万部。该书包容了“编纂会”上述全部观点,可以说是历史修正主义的代表作之一,且发行量极大,贻害不能小觑。为此,日本“教科书真实与自由联络会”组织22名有影响的历史学家,对《国民的历史》的荒谬进行了批判,并出版了《彻底批判“国民的历史”》一书,严厉指出《国民的历史》是战后皇国史观的“翻版”,是“向战后历史学的危险挑战”,是“从狭隘的国家主义、民族排外

① 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:《大东亚战争の总括》,展转社1995年版,第232—233页。

② 《新しい历史教科书诞生》,第104页。

主义、国粹主义、军国至上主义的立场出发”，“没有历史学修养之人的发泄”。<sup>①</sup>

### (三) 中村粲与“昭和史研究所”

中村粲是独协大学教授，历史学者。1996年春，他以右翼团体“胜共联合”的有关人物为骨干组成了“昭和史研究所”。中村长期以来仇视中国，反对中日恢复邦交。他还每年率领学生去自卫队“体验生活”，去伊势神宫朝拜。他还与原关东军高级参谋草地贞吾、甲级战犯板垣征四郎之子板垣正等人合作，在日本各地广泛募捐，准备在金泽市建立一座“大东亚圣战之大碑”，并专门写了一首《大东亚圣战之歌》，灌成唱片到处散布。中村的代表作是《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》，也是其他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和右翼政治家、团体极为推崇的“经典”。该书洋洋 600 余页，内容包括日本的大陆政策、日俄战争、日美对抗、第一次世界大战、“支那”的赤化、“满洲事变”、卢沟桥事件、ABCD 包围圈、东条内阁等方方面面。以下剖析其几个主要观点：

1. “满洲非中国领土论”。扬言中国东北不属于中国领土，并非是中村氏的发明，当年入侵东北的关东军及旧满蒙学派为了炮制侵占东北合法论，挖空心思，生拉硬凑炮制了这个谬论。中村氏不过是拾其牙慧罢了。

2. 卢沟桥第一枪是“中共所为”。中村氏为了推卸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责任，给罪恶的侵略战争戴上一顶“自卫”的桂冠，竟臆造出卢沟桥“第一枪”是“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所为”说。其“依据”是，中共地下党员、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“制定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歼灭日军的计划”，而“张的领导人中共北方局书记

<sup>①</sup> 西尾干二：《国民の历史》，及参考“教科书に真实と自由を联络会”编：《彻底批判“国民の历史”》，第 143 页。

刘少奇”。中村由此“推断”第一枪是“中国共产党即定的对日战争计划的始动”。<sup>①</sup>作为历史学者的中村氏如此凭空猜测地做学问，实在令人齿冷。

3. “支那”事变的目的是不是领土要求。中村称，“支那事变决不是为了土地，更不是为了占有支那，而是为了要求蒋介石政府放弃容共抗日的政策”，“日本寄希望蒋汪合作，建设安定统一的支那，除此，对中国领土的要求一次也没有”。<sup>②</sup>

4. 大东亚战争是“自存自卫”的战争。中村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美国和中国方面，反复强调美国对日本的“压力”，日本又如何“致力于日美交涉”，“表示了重大让步”，包括东条内阁也为和平作出了“努力”等等。“最后，自存之路几乎被堵死的日本，为了突破困境，从欧美列强的重压下解放出来，才不得已采取了行使主权的手段”。<sup>③</sup>

除上述观点外，自称是“大日本帝国辩护士”的中村<sup>④</sup>，还认为日清战争、日俄战争都是日本为了摆脱殖民地命运的“自卫战争”，“二十一条并不过分”，满洲事变是“为了追求生存之路”，攻击中国“排日”、“赤化”，污蔑中国“残暴”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其观点荒谬偏见，利用史料粗糙主观，却在历史修正主义派别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，也蒙蔽了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，特别是青少年学生。

#### (四) 战争罪行否定派

否认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一切战争罪行，是历史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。其焦点又集中在否认南京大屠杀、否认从军慰

① 中村粲：《大东亚战争への道》，展转社1992年版第394—395页。

② 前引《大东亚战争の总括》，第17页。

③ 《大东亚战争への道》，第616页。

④ 义文：《教科书攻击の深层》，学习の友社1997年版，第43页。

安妇的强制性等几个问题上。其中,“自研会”和“编纂会”侧重攻击慰安妇问题,而否认南京大屠杀则是由田中正明、板仓由明、富士信夫、铃木明等人担当。田中其人曾效力于“大东亚战争”,当过南京事件首魁松井石根的秘书。他于1984年6月抛出《南京大屠杀的虚构》,成为日本战争罪行否定派的鼻祖之一,90年代兴起的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多是利用他的“研究”炒冷饭。田中还公开亮出历史修正主义的旗号,于1996年成立一个“日本历史修正协议会”,该会在东京、大阪、京都、横滨等城市设有支部(总部设在京都),曾推出《教科书没有讲授的历史观》录象集(6册),内中收录有藤冈、田中、中村等6人的讲演。

如果说,田中等战争犯罪否定派有什么理论观点的话,恐怕只能用“死不认帐”几个字来概括,其他无外乎什么“虚构说”、“捏造说”、“重复计算说”、“屠杀便衣队符合国际法说”、“南京人口不足20万说”、“照片捏造说”以及“当时国联、欧美及中国则未提出抗议说”等等。对于他们的谬说,包括日本史学界,海内外已出版了大量著述予以反驳,而且,不断有涌现出的新史料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的残暴。墨写的谎言毕竟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,篇幅关系不再赘述。

除上述团伙外,还有由日本右翼教师组成的“日本教师会”,攻击媒体实事求是报道的“日本舆论会”、“思考NHK报道会”、“正论之会”,盗用日本国民名义组成的“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”,以显扬印度法官帕尔为名,行否定东京审判之实的“日印亲善会”,反对现行教科书,主张教科书“改革”的“要求纠正历史教科书会”、“纠正偏向教科书国民议会”、“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”、“纠正教科书亲子会”以及由日本陆军士官毕业生为主组成,歌颂美化东条、松井等战犯的“保卫兴亚观音会”等等。

还应该指出的是,历史修正主义不仅仅限于学术教育界,包括

日本政府、国会等政界、司法、经济、企业、新闻媒体、文化艺术各界都有历史修正主义团伙出现。如自民党部分议员组成的“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”、“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”、“遗族议员会”、“光明日本议员联盟”、“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会”，原新进党议员组成的“传播正确历史国会议员会”，日本右翼团伙组成的“保卫日本国民会议”、“日本会议”、“日本青年协议会”等。

### 三

历史修正主义不只是关在书斋里闭门造车，他们的活动重点是社会活动，而且具有范围广、声势大、不间断的特点。一是借助政府高官、经济界和实力派人物的政治影响力及财力，来散布自己的主张；二是不惜同右翼势力沆瀣一气；三是把触角直接伸向社会基层、团体和学校。以下仅就 90 年代以来历史修正主义社会活动的中心内容和攻击矛头概述如下：

#### （一）掀起第三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流

战后以来，日本曾掀起三次攻击教科书的逆潮，第一次是 1955 年，日本民主党（今自民党的前身），“为了牵制日教组的政治活动”<sup>①</sup>，出版发行了《令人担忧的教科书问题》小册子，还向国会提出“教科书法案”和“新教育委员会法案”，蓄意恢复战前的教育制度。由于当时正值日本恢复战后经济建设时期，加之日本国民对经历过的战争记忆犹深，对日本走回头路的警惕性甚高，因此指责民主党的提案是“倒行逆施”，这句话一时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

<sup>①</sup> 户川猪佐武：《岸信介と保守内阁》，讲谈社 1985 年版，第 153 页。



语言。<sup>①</sup>第二次是1982年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将“侵略”改为“进出”，对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行也进行了淡化处理，激起国内外的一致声讨和批判，日本政府只好提出一个“近邻诸国条款”，表示在教科书问题上“应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角度加以考虑”。第三次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，而且无论其规模、范围、内容、声势都远远超过前两次。担当第三次攻击教科书急先锋的两员主将就是“自研会”和“编纂会”。

1996年春，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面前和日本反战和平运动的压力下，日本中学教科书开始出现从军慰安妇的内容，这是战后以来日本首次把从军慰安妇编入教科书中。以此为进攻点，历史修正主义揭开了第三次攻击教科书的序幕，坚持“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的公娼行为”、“强制慰安妇纯属捏造”；认为教科书中出现慰安妇内容“对学生没有益处”、意味着日本人“好色、淫乱、愚劣”<sup>②</sup>；坚持要把从军慰安妇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。在学术活动的同时，他们展开了一系列与学者身份不符的社会煽动和蛊惑人心的活动。1996年7月20日，“自研会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“从教科书中删除从军慰安妇”的攻势，并召开“自研会”全国成员大会，中心内容是慰安妇问题。当年9月10日，“昭和史研究会”代表中村黎拜会自民党总务会长盐川正十郎，要求其出面敦促文部省删改教科书内容。随即，又在东京九段靖国会馆召开“要求订正教科书紧急国民会议”，会后还组织人员到国会和霞关一带游行。一向坚持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的产经新闻社也从9月27日开始，连续14期发表藤冈及“自研会”成员的文章，为历史修正主义鼓劲打气。

① 中村政则：《昭和史研究与东京审判》，载五十岚武士、北冈伸一编：《争论——东京裁判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》，筑地书馆，第183页。

② 藤冈信胜：《污辱の近现代史》，第39—40页、49页。

“编纂会”成立不久，1997年1月21日，西尾干二、藤冈信胜、高桥史朗、涛川荣太、小林善纪等7人以“编纂会”的名义与文相小杉隆会谈，诘问政府官员“是否持有爱国心”，强烈要求文部省删除教科书中的慰安妇内容。<sup>①</sup>

紧接着，“编纂会”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募集会员，召开全国或地方性的“学术讨论会”、讲演会，编写“新”历史教科书，散发传单、小册子等切实步骤。有数据统计，从1996年6月迄今，“编纂会”仅在各大中城市就召开了560次之多的“学术讨论会”、座谈会，仅1999年一年的保守统计，就达250余次<sup>②</sup>，除去节假日，几乎每天都有这类活动。藤冈氏更是四处奔波讲演，有媒体记载的场所除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外，还有名古屋、静冈、高松、广岛、冈山、熊本、福冈、和歌山、旭川、札幌、甲府（山梨县）、松山（爱媛县）等。可以说，日本列岛各地都留下了他活动的身影。与此同时，藤冈及其“自研会”成员的《教科书没有教过的历史》、《被污蔑的近现代史》，西尾的《国民的历史》、《国民的油断》（与藤冈共著），小林的《战争论》、《台湾论》等相率出版，这些通篇洋溢着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和“大和民族傲慢”的历史修正主义货色，一时间充斥着各家书店，发行量达数十万之巨。

2000年4月，由“编纂会”编写的历史、公民两册教科书送交文部省审定。这套教科书完全是按着西尾、藤冈等人的历史观点，把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成“大东亚战争”，鼓吹吞并朝鲜“符合国际法原则”，宣扬日本对殖民地的“开发”和“建设”，美化天皇制的词句也是通篇可见。“编纂会”对这套教科书沾沾自喜，自诩为拥有“五大特色”，诸如“体现献身、公共心、勇气、勤勉的（日本

① 前引《自虐史观の病理》，第27页。

② 前引《彻底批判“国民の历史”》，第296页。

人)美德”,“让学生们理解(战争时期)日本所处的立场,并对先人们的不断努力怀有敬意”,“重视传统的语言,极力避免‘支配’、‘抵抗’等特定看法的语言,战争称谓尊重当时使用的‘大东亚战争’”等。<sup>①</sup>

对“编纂会”故意歪曲历史事实,公然篡改历史的行径,中国、韩国、朝鲜等曾受日本侵略和奴役的国家理所当然地进行了抗议、批驳和外交交涉。自民党“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会会”竟指责中、韩“明显的干涉内政”,又向森喜郎进言,要求政府“排除国内外政治的介入,堂堂进行(教科书)审定作业”。<sup>②</sup>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站出来为“编纂会”辩护,声称教科书审定“涉及日本的主权”,(教科书)“正在编撰作业时,还不是外国插嘴的时候”,“外国(对教科书)表示强烈担心是僭越”等等。<sup>③</sup>4月3日,日本教科书审定机关公然违背1982年“近邻诸国条款”的国际承诺,宣布“编纂会”编写的教科书审定合格,更激起国内外的强烈抗议和批判。4月14日,“编纂会”召开记者招待会,藤冈宣称,“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教科书没有发言的权利”。<sup>④</sup>石原慎太郎也在公开场合呼吁要“确保教科书采用的公正性和透明度”<sup>⑤</sup>,为“编纂会”的教科书能够摆上学校的课堂鸣锣开道。

“编纂会”的教科书审定合格后,为了让这套教科书被各地的教育委员会采用,“编纂会”和“自研会”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教科书采用促进运动,仅从他们散发的4—5月讲演海报就可以看出他

① 前引《新历史教科书诞生》,第38—39页。

② 《产经新闻》2001年3、7期。

③ 《产经新闻》2001年3、10期。

④ 《产经新闻》2001年4、14期。

⑤ 金美龄为“台独”分子,日本一家日语学校校长,“编纂会”成员之一,小林善纪的《台湾论》就是在她的运筹下出笼的。《产经新闻》2001年4、13期。

们活动的力度, 见下表:

时 间	地 点	讲演人	主办团伙
4. 21	东京	西尾、西步迈、小林等	“编纂会”
4. 22	金泽	西尾、伊藤哲夫	日本会议石川支部
4. 22	福冈	石井公一郎	福冈“教科书改善联络协议会”
4. 28	大阪	西尾等 4 人	“编纂会”
5. 12	宇部市	西尾	“考虑历史教育百人会”
5. 13	名古屋	藤冈、高桥(史朗)	“给孩子们好教科书”爱知会
5. 20	札幌	高桥、金美龄 <sup>①</sup>	“编纂会”北海道支部
5. 20	新潟	木村治美	“育人县民网络”
5. 20	鹿儿岛	高森明敕、黄文雄	鹿儿岛教育再生协议会
5. 26	静冈	西尾	教育改革静冈论坛

## (二) 以否定南京大屠杀为突破口, 全面肯定“大东亚战争”

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凶残、暴戾、丧失人性的象征, 因而也是历史修正主义急欲美化“大东亚战争”, 推翻东京审判历史结论, 唤起日本人“自豪”的最大障碍。因此, 他们千方百计, 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手段, 掀起了否定南京大屠杀真实存在的历史修正主义运动。自 80 年代初田中抛出《南京事件的虚构》后, 又连续推出《帕尔博士的日本无罪论》、《南京事件的总括》、《真说·南京攻防战》、《松井大将与兴亚观音》等。进入 90 年代,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著述出现高潮, 除各种小册子、宣传品、文章外, 仅公开出版的图书就达数十种, 如《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》(东中野修道, 展转社)、《南京屠杀的大疑问》(松村俊夫, 展转社)、《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编造的》(富士信夫, 展转社)、《新南京大屠杀的虚构》(铃木明, 文艺春秋)、《南京事件第 60 年的真实》(中村稔, 正论社)、《拉宾日记检

① 金美龄为“台独”分子, 日本一家日语学校校长, “编纂会”成员之一, 小林善纪的《台湾论》就是在她的运筹下出笼的。

证》(亩本正己,帛社)、《质问亡国之徒》(石原慎太郎,文春文库)等。在上述著述中,历史修正主义拒绝承认一切证实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史料、照片和文献记载,同时编造谎言,歪曲事实,以图混淆视听,蒙蔽不明真相的民众。

他们在铺天盖地般抛出各类著述的同时,更注重社会宣传和社会活动,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讲演会、集会,其中最甚者是2000年1月23日在大阪召开的“20世纪最大的谎言——彻底検証南京大屠杀”集会。这次集会成为历史修正主义大出风头的舞台,是他们藉以扩大影响,彻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次最淋漓尽致的表演。

围绕着南京事件,历史修正主义的另一活动重点是为南京事件的最高责任者、时为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松井石根翻案。其中最活跃分子当属田中正明。田中从1933年到1942年期间,作为松井的秘书一直追随其后。为了美化当年的主子,推卸南京大屠杀的责任,进而全面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,田中先后撰写了《松井大将的阵中日记》、《松井大将与兴亚观音》、《南京事件与大亚细亚的悲剧》等。他甚至不惜伪造历史,任意篡改了松井的日记,引起史学界大哗。此外,田中还伙同原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组织一个“兴亚观音会”,在热海伊豆山的“兴亚观音神社”内,树立一座由前总理吉田茂书写的“七士之碑”,即把东京审判处决的东条、松井等7人誉为七士,另设有悼念1068名被处死乙丙级战犯之碑,还有一座“大东亚战争战死者之碑”。“兴亚观音会”每逢日本战败投降日、甲级战犯被处决日都要来这里悼念亡灵,以寄托他们念念不忘“大东亚圣战”、为战争亡灵扬幡招魂的历史情结。

(三) 串通政府与社会的保守右翼力量共同推进历史修正主义运动

历史修正主义之所以猖狂泛滥,同日本政府、议会、执政党中

的部分政治家顽固坚持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是密切相关的,也可以说,是这些政治家公开或幕后,主观或客观支持及怂恿的结果。在“自研会”成立之前,为了反对国会作出“战后50年决议”,自民党就成立一个“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”(后更名“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”),由“失言大臣”奥野诚亮为会长。在此前后,自民党议员还成立了与参拜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委员会以及“考虑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青年议员联盟”。这些由日本执政党官僚组成的团体几乎都毫无顾忌的打出“大东亚战争肯定论”的旗号,公开批判“东京审判史观”,宣扬“反自虐史观”、“反暗黑史观”的政治主张。如“光明日本国会议员联盟”在结成《趣意书》中就指出,“要纠正战后占领政策和左翼势力的泛滥所带来的、单方面对我国断罪和自虐的历史认识,基于公正的史实,解明历史的走向,以期恢复日本及日本人的名誉和自豪”。<sup>①</sup>不仅如此,这些政治家还率先垂范,或以官方名义参拜靖国神社,或屡放獠词。这一切,无疑成为历史修正主义猖獗泛滥的动力之一。

1995年8月15日,自民党推出《大东亚战争的总括》一书,其中的大多数执笔者是“自研会”及后来的“编纂会”、“昭和史研究所”、“正论会”的成员,这也是90年代以来历史修正主义同自民党最早合作的发端。此后,历史修正主义者经常受到政治团体的邀请,或到会讲演,或同政治家共同集会。还应该指出的是,历史修正主义同政界、财界的串通,不仅扩大了影响力,而且在财力上也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。这从“编纂会”的会员中引人瞩目的大财团、大银行、大会社的名单就可以一目了然,诸如鹿岛建设、三菱重工、住友金属、三菱银行、横滨银行、昭和飞机工业、日野自动车等

<sup>①</sup> 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编:《战争责任研究》季刊,1996年春季号,1996年3月15日。

数十家均在其列。难怪,西尾的《国民的历史》出版后,“编纂会”动员全国会员以免费的形式到处散发,在东京某居民区,所有居民都收到免费的该书邮件,东京中野区,教育长在召开区属学校校长开会时,也免费向与会者发放了该书。<sup>①</sup>“编纂会”如此慷慨,没有强大的财力支持是不可思议的。据粗算,这笔费用当超过1亿日元。<sup>②</sup>可见,“‘编纂会’的运动确实受到保守政党和财力的强有力的庇护”。<sup>③</sup>

历史修正主义不仅同政府上层人物串通一气,还运动地方议会,敦促他们作出反对现行教科书,清除“自虐史观”、“反日史观”的决议。截止1998年3月,经他们运动的35个都道府县中,有10个县级议会采纳或部分采纳了他们的“陈情”,另有42个市区町村级议会也不同程度的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书或宗旨书。

历史修正主义与右翼团伙合作的最明显例证是电影《自尊》的出笼,由右翼团体青年自由党(其头目中村功也是“编纂会”成员)出巨资,田中正明、名越二荒之助、加濑英明等人积极参与、策划。另外,中村黎的“昭和史研究所”的办公址也是青年自由党提供的银座大楼。历史修正主义受右翼团体之邀登台讲演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。诸如藤冈、中村、田中富士信夫等都是右翼团体邀请的常客。1997年2月3日,小林的漫画集《战争论》出版后,数十名狂热分子涌向东京街头游行鼓噪,右翼的街宣车也出动助威。1996年12月,中学教科书执笔者及东京书籍、大阪书籍、日本书籍、教育出版等几家出版教科书的会社都收到恐吓信。在此之前,右翼团体就到处散发传单,扬言要“歼灭亡国的教育者”和“偏向的卖国

① 前引《彻底批判“国民の历史”》,第303页。

② 前引《彻底批判“国民の历史”》,第303页。

③ 《彻底批判“国民の历史”》,第6页。

势力”。<sup>①</sup> 无独有偶,也是1996年12月,在一次有良知的学者同藤冈氏的公开辩论后,发言者除藤冈外都收到了恐吓信。

#### (四) 组织诉讼团,攻击坚持客观报道的新闻媒体

历史修正主义除上述活动外,还由中村粲出面搞了一个“违法教科书诉讼原告团”,发动中小學生及家长,以教科书内容充满“自虐”,学生们受到伤害为由,向法律机关提出诉讼,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。从1998年3月迄今,这种诉讼活动已进行了13次。

此外,攻击舆论机关也是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活动之一,主要由“日本舆论会”和“正论会”担当,中村粲的“昭和史研究所”内也设有一个“思考NHK会”。“日本舆论会”于1991年成立,原参议院议长木村睦男为名誉会长,三轮和雄为会长(首任会长柴田正),富士信夫、名越二荒之助为理事。“正论会”是产经新闻社的组织,小掘桂一郎、渡边升一是该会的骨干。这些团体把主要目标对准朝日新闻社、NHK等舆论机关,除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外,还著书有《检证NHK偏向报道》(昭和史研究所)、《朝日新闻的战后责任》(片冈正己,展转社)、《朝日新闻的正义》(小林善纪等,小学馆)、《媒体煽动自虐史观的病理》(藤冈信胜)等,这些著述攻击新闻媒体报道南京事件、慰安妇问题、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等,是“夸大了”日本战争犯罪的事实,“使用笔暴力”(藤冈语),造成战后“自虐史观”的泛滥,甚至扬言要“追究朝日新闻的战争责任”等。

(作者王希亮,1946年生,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荣维木)

<sup>①</sup> 《朝日新闻》(夕刊),1997年1月24日。